王文肅奏草十二

12

V
D523.61
W15

共十二合三十

#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二

請卹典疏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具官臣王　諱

奏爲懇乞

天恩量加亡妻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自蒙

恩賜歸養病八年于今不曾敢以無事冒嫌

上陳亦不曾以公事出位強聒獨有爲母請

卹至情所不能已而

皇上亦旣動心哀憫破格賜之祭葬矣自恨負
國罪重天禍頻仍臣妻封一品夫人朱氏
又於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病故即
令停柩在家尚未入土查據
會典雖有從夫恩卹事例而臣伏自揣一家
存歿榮冒已多無顏更以私情干
請遲之至今會又蒙
聖恩未遺弓冶將臣男衡擢居上第父子再入
翰林而臣之亡妻適又會以本年七月初
四日爲三年滿忌之辰臣以孑然一身率
二三幼孫哭奠几筵之下因思此時此日
遠客孤男自循其衣冠簪組而痛乎母之
不及待也不知哀踊慟絕何以爲情即今
內外官紛紛爲父母陳乞仰恃
聖明孝理之下苟例可爲槩蒙
矜允其在臣男顧獨以有臣在前不敢自行乞
恩臣又若猥避私嫌使結髮糟糠同甘共苦之
人不得徼

華衮片言光榮不朽則臣又何以爲情已復思
方今公私困急礦稅繁興以
皇上至仁至明非萬分不得已豈樂爲此歛怨
招謗之事臣誼忝心膂休戚相關今日之
事但禮官一覆行有司一傳祭之外必不
敢再煩
勑葬以縻公帑此蓋愚臣一念不忘憂
國之心亦使亡妻有靈知其事由臣請禮殺
舅姑庶心安而魂魄亦安矣臣無任云云



賀
冊立冊封上
徽號疏
具官臣王謹
奏爲欣遇
慶典維新恭陳
賀悃事臣自蒙
恩放歸八年草野之蹤分不敢再溷
清禁茲者恭遇

明詔發中以今冬吉日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
福王等王隨該禮部傳諭恭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振古鴻儀普天雀躍臣雖距
遠敢後歡呼蓋先是臣嘗從同官時行等
造
膝而奉
大對傾耳而聆
容音是時已知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天常地紀粲若星陳
祖訓孫謀較如斠畫而臣錫爵又嘗特被
廷宣九承
札諭自謂
君臣之相信可質鬼神而無疑以此訛議數騰
而臣不爲動遷期累歲而臣不爲驚乃至
於今竟成左驗

出片紙於半夜揚
休命於
大廷瑞叶星暉首正
青宮之位明申泰礪旋分
亦社之封既推
孝而爲慈亦自親而率
祖爰薦
重闈之顯號式觀
九廟之樂成此實由我
皇上稽謀自天盡倫惟
聖赫
雷霆之斷於淵洎濩蠖之中矢
金石之謨於管窺蠡測之表所以陽和一布而
天爲反風
渙汗甫傳而嵩呼彌路其爲慶忭何待臣言顧
今
嘉禮備陳
曠恩遐布啟離明而繼極照巳邕謳吟

培問祚以增昌尚資佑啓所望
聖師聖父躬自軫於民依亦使
維城維垣共永遵於
家範則豈徒
皇壽萬年
本支百世而已哉臣無任瞻
天仰
聖舞踊頌祝之至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問
安勸諷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謹
奏爲喜聞
聖躬康豫恭陳天人感應之理懇乞
聖明仰順
天和益堅初念以綏
萬年福祿事該臣昨蒙
天恩存問不勝感激已於前三日望

闕拜表恭
謝遣孫齎
上旣而
京師忽有報至以
皇上玉體偶於二月中微感風痰眠食少損臣
又不勝憂疑旋而
罷礦稅出繫囚起廢官報至則臣又不勝驚
喜北向稽首而祝曰此
萬年天子消禳保福第一義也旣果聞
傳諭之後
聖體一汗而愈此時料已告慶
郊廟
臨見群臣眞普天大美大快之事而臣愚夙叨
近密勿渥被
恩私敢獨於萬衆謳歌之中無一言道喜哉竊
聞之賤臣庶女義烈可以激風霜志士勇
夫精誠可以貫金石豈有
上天篤生之子而一念之轉移呼吸不與

上天之和氣相符四海共戴之
君而萬年之福祿壽考不與四海之頌聲相應
者乎臣固以天人感應之理測之而知
皇躬勿藥有喜必不待蓍龜而決也芻蕘之愚
別無一得可獻竊謂前鑒非遠昔何以氛
祲迭奏變亂頻仍今何以人謠大同
天心底豫則
皇上至神至明可觸類而推也自礦稅諸使雲
擾徧海內而逆徒狂酋相與公傳僞檄駕
以爲名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群奴梟斬萬段而償
不得
國體之傷孰與今日
雷轟電掃萬魔迸散之爲榮又前此
朝堂之上大臣灑涕而憂小臣矢口而爭甚
者爲狂爲激幾如罵詈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一切留中不理而消
不得

聖懷之鬱孰與今日上恬下熈四門洞開之爲
暢臣固以人和測
天和又以
聖體占
聖德而知
皇上之必無反汗也第海濱遐遠里俗囂訛信
宿以來流言數起有謂
聖諭已傳旋即改悔者有徧揭匿名榜於城四
門鼓煽搖惑者臣竊以理度之礦稅不罷
則已罷則
明旨一下各衙門已即刻發行外鄉遠郡已即
時傳到豈有可再收回之理乎人情方其
久苦無聊中心孤氣衰尚能強忍及至快
意當前美談在口而旋又奪之已哺之食
既還之命豈有不譁然鼎沸之理此得失
利害昭然甚明豈
聖明容有不知而愚民無端妄言祗自作口業
耳抑有愚慮凡

朝廷便民之政必爲羣小人所甚不便而百計
阻撓之至於礦稅尤其榮身肥家所倚爲
命不忍一朝奪去者彼必外託於孝順進
奉之名而陰行其諂諛逢迎之說或曰此
大利也或曰此成命也至於上而干和召
災則或曰
聖躬小疾已愈不煩懺悔也下而擾民激變則
或曰有司自能剿撫無足深慮也凡爲此
說者

皇上倘不忍難割之愛誤而一入其中則所損
不小臣今且不暇遠憂試徵近事當
玉體違豫時診視調理必問太醫不問目前孝
順進奉之人也檢方製餌必取諸藥庫不
取諸四方燒採抽辦之物也
皇上試以此痛定思痛足知此身日用飲食之
外俱爲長物雖積金如山載寶滿車而緩
急不得其一匕一筯之用譬之灰塵過眼
了無重輕糞土沾身方當澡滌豈可更爲

之心煩於鳩歛體倦於經營抗
天怒以競錐刀彙人愁以充囊橐乎臣聞天心
仁愛人君必近示之小災而遠伏其大警
社稷
宗廟之身不可嘗試匹夫匹婦之賤或能勝予
故願
皇上乘此
天休方至之機
聖斷改張之日盡屏諂佞猛決狐疑曠然旋天
下更始則臣見
聖心日閒而無事
朝堂日靜而無譁玉板鏤鴻明之德神寶薦
萬斯之年豈不休哉豈不盛哉蓬蒿遠臣
避嫌引分已十年不敢言
朝事而及茲猥蒙
念舊之恩屬耳
維新之政不勝感喜交極間進一言然願
皇上陰採臣忠毋發臣疏以俯全臣思不出位

之分狗馬一念之誠臣愚幸甚天下幸

臣不勝欣頌祈懇之至

謝

存問疏

萬曆三十年三月　日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爲恭謝

殊恩事茲者伏遇

皇上以

冊立

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勅諭一道遣刑部員外郎王玠齎捧至臣家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周一梧等備辦羊酒
花銀表裏一同到臣臣不勝欣戴不勝感
激謹焚香叩頭祗領隨率子孫望
闕恭謝外先該臣與舊同官申時行等快覩
宮庭之慶共懷燕雀之私方具疏申
賀間而赫赫



詔綸皇皇
使節業已自天而下考之故事大臣存問之典
先朝雖間一舉行乃其人大率以老成名德論
年論望見謂無慙顧如臣者年未及耋老
之期望且在常人之後而猥叨
濫恩曲被遠軼彝章
殊錫多儀下光閭里臣竊自愧也及讀
勅諭首以
冊儲一事發揚臣等隱衷密論藹然家人父

子同休共慶之情然後知
皇上此舉不獨爲四方遠聽啟聾聵而破狐疑
兼亦爲十年廢臣推肝膽而釋罪負臣蓋
至此而不勝感刺於心汗沾於背已既復
自念古之大臣或端委正色而措國於泰
山或褰簾蹴蒲而定計於密幄臣皆非其
人也猶計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即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
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既蒙
慶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
忠欝而未伸者今日之事如天自青如日
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曠然氷
解以臣之愚越在艸野但有傾耳下風伏
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贅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棄履之思
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

天地之恩非環艸可酬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
因并推舊臣感
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
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
信則臣且不獨爲一身一家受
恩受
賜爲謝且兼以
皇家萬億臣民人人造命爲謝以
皇家萬億孫子世世詒穀爲謝至於
皇躬萬億年弗祿壽考則自有四海之頌聲與
百神之拱祐無待臣區區私祝爲已爲此具本
專差長孫男恩生鳴虞詣
闕陳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知道了王鳴虞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illegible]

賀生
皇孫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謹
奏爲欣逢
大慶恭陳賀悃事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
日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生於今年二月十一日
詔書到本府開讀訖又於本年四月十三日
接到

詔書以
聖母壽屆六袠加上尊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皇太后臣伏在海隅旬月之間兩覩
宮闈大慶不勝犬馬一念歡戴踊躍之私謹
稽首頓首稱
賀者
璇宮毓慶茂延
百世之本支
寶冊歸尊永介
重闈之燕喜祗沐
疏恩於鳳檢遥欣
聚順於龍樓仰惟
皇上
大孝尊親
顯謨裕後慮先國本早定策於
宗祧憂軫民依遄
弛征於山澤乃眷嘉生之叶氣式鍾

繼體之元孫月吉誕彌會
慈壽登耆之始
天休申命屬
宸居鼎建之成爰
升號於雕珉載揚
徽於彤管子又生子一堂稱繞膝之觴
親以及親九有暨含飴之澤喜
多壽多男之並茂更卜年卜世以無疆凡與生
成惟均蹈舞顧如臣者凝丞舊籍夙依
日月之光林壑野蹤尚想
風雲之會徼
福況先於近列賡歌敢後於康衢伏願
崇護元良益光
聖善錫永言之孝類
宜孫宜子而宜民駐難老之慈顏
壽親壽身而壽國臣無任瞻
天仰
聖且喜且祝之至謹具表稱

賀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存問疏

具官今在籍臣王　謹

奏爲感激

殊恩恭陳謝悃事茲遇

皇上以

聖母壽屆六十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勑諭一道遣行人司行人牟志夔齎捧到臣家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李右諫備辦銀幣羊
酒等物一同頒至臣謹焚香叩頭祗領隨
望
闕恭謝外伏念臣之乞身歸里已十有四年
而所蒙
皇上遣官存問之恩亦已至再然前此尚以
建儲階議得藉口徼榮今則朽廢多年音塵
絕遠呼嵩
玉陛既無緣仰瞻
日月之光捧冊
璇宮又不獲俯綴班行之末而
皇上猥以宸慈燕喜分賁草萊
綸綍恩華借噓枯朽且
重念其歷歲贊襄之久而

曲體其戀闕忠愛之私
遠馳萬里之使星
特輟五雲之仙露
褒加重袞越朝右以疏榮
享及多儀下里門而生色臣之駑鄙更切悚慚
念莫酬
高天厚地之恩敢自負銜環結草之志嘗竊聞
于里耳得間進其瞽言以謂方今
聖德聖政太平日新
文母文孫福禧滋至而朝貟半闕天工多叢脞
之憂關稅未蠲民聽有二三之惑
御前積留中之章奏巖下多坐廢之隱淪此皆
朝士所常言或亦
皇衷所自悉乃臣姑以身事喻之七十陳人罷
癃餘命其優至於不耕不穫坐糜
內帑之頒而薄海元元獨無階請旦夕之命其
寵至於一問再問洊被
天書之渥而時賢濟濟曾未得蒙葑菲之收此

臣之所以處優愈愧受寵彌驚而不得不
效一言以報者也伏讀
聖諭賛襄忠愛之褒揔非臣所敢當
皇上苟念臣未罄之賛襄未忘之忠愛盍亦以
推恩舊臣之心因而盡推朝野士民之心盡
撤
內差盡蠲浮稅盡收在野之遺賢盡下
留中之章疏則臣見
皇上之孝慈自家邦而刑四海
皇上之福壽自一身而貽子孫將天保萬年本
支百世不足爲今日頌已故事閣臣蒙
恩存問當遣嫡孫兒男詣
闕陳
謝而臣今止有一男在籍一孫尚幼只得權令
同祖弟監生元爵代行臣不勝感
天戴
聖至深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辭
詔命一疏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蒙
恩至重揣已至危備瀝萬苦眞情以祈哀免事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接得邸報該
大學士朱賡等奉

聖諭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愼至意會推諸臣
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賛多年
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
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諭來行特
諭卿知欽此隨該吏部續奉
聖諭加臣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着差
官召來臣至是始敢信前報之爲眞感激戰
悚涕汗交下竊嘗考
元朝眷用舊臣如大學士張孚敬等其先或以
忤廢旋而召復或既召之後尋復放免大
約不出三年二年而新陳更代忽如轉環
曾未有如臣起家待
上之久從無片言之忤而及今則又以十三年
去國之逋臣七十四歲卧床之綿疾猶然
上屢
睠懷特蒙
陞召
君臣之間眞可謂始終盡善盡美臣縱有百身

豈不直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忍死輿疾以趨
嚴命而事乃有必不可強者
皇上止以臣先年乞假專爲目疾氣力精神或
尚可備緩急之用正不知臣之邇年自母
妻連喪之後而骨枯腸腐不屬爲人久矣
記得甲辰元旦起床櫛沐將以展望
闕遥賀之誠行禮未終忽然隕地狀如得惠
膝攣胸脹怔忡健忘等疾往往共時交內



五時臥床今日之言明日不記自家及門
僅僅數步非數人扶掖肩輿傳送必不能
前此其支離潦倒之狀地方之有司與鄉
里之士庶無人不見無人不可問也夫臣
身未登
朝而病已至此即一旦旅進
闕廷腆顏榮次晨入暮出借何力攙扶擬票
奉行屬何人代筆此事勢之必難勉強者
又臣年衰祚薄目前止有一男衡蒙

恩賜歸終養仍以疾痛經年安危未卜此又臣
一家私情非所宜猥褻
上聞然犬馬病身以此日夜憂煎轉益困劣若
不乞哀於
君父更當控訴於何人目今同升皆君子者下
多老成棫樸薪槱惟
皇上所使而
自天嚴命乃忽萃於鐘漏久殘之人以期其治
埃一分之報臣之負
恩知其萬死難辭已然與其惜生重命處而便
身之負小孰與荷祿貪榮出而誤
國之負大等之爲負也臣寧從其負而小者
臣伏讀
諭旨有忠誠正直之褒顧自揣無當也
皇上倘亦以去年謝
恩疏內頗及時政間進讜言幡然有動
聖心宜忤得褒不惜借一人以勵衆乎如此眞
聖德與

聖度矣乃臣則謂顧其言可用否耳使言果見
用則萬里如一堂不必見臣面也萬美歸
一人亦不必藉臣口也蓋聞古君臣之交曰聲
相應氣相求又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夫聲氣內合則忘形謀猷外順則忘言此
榮何必三旌而報豈徒一死哉抑臣又惟
邇年會推閣臣往往相兼在任在籍以候
欽點今廷臣久悉臣病不敢入會推數中而
皇上乃於點用三臣之外特出
中旨召臣又特爲之陞秩遣官期以必赴
聖神獨斷誰謂不允而其流或恐啟傳陞乞陞
之端阻推賢讓能之路臣若在
朝必當諫止豈可更以身爲的招射也臣言
至此不獨爲身兼亦爲
國即此所以報
恩知亦即此所以代
陛見矣惟
皇上收回成命亟賜

允俞公爲國家存舊章私亦爲聾瞽全餘命臣
之感
恩眞生死而肉骨也臣不勝至危至苦呼
天待
命之誠謹具
奏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輿
情共仰愼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趨前
來吏部知道
知負
恩爲非得已再陳新舊病形懇
聖慈俯從矜放以免誤

……之感

恩與生死而肉骨也臣不勝[illegible]

天待

命

再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負

知負

恩舊非得已再陳新舊病形懇乞

聖慈俯從矜放以免誤

國事先該臣一開

欽召之報當即馳疏懇辭不敢少延信宿以辜
聖懷虛佇之勤尋奉
欽差行人司行人惲厥初齎捧吏部所奉
聖諭一道至臣里第宣讀臣當於
龍亭前扶病叩頭恭謝訖隨於七月初二日再
接邸報知臣前疏已下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與
情共仰慎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趣前
來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病耗仰負
殊恩罪甘萬死乃不意我
皇上批旨愈溫趣行愈急臣病未狂豈有受
知受
眷至此而恐終爲躍冶之頑金辭榮之朽木者
蓋嘗伏考累朝大臣辭恩故事官至二品
則辭年滿七十則辭臣今以年以官不啻
過已而以爲是皆常套不足報非常之恩

夫非常之恩則孰有過臣之今日
發命內廷拜官野次虛揆席以延佇輟侍從而
守僱者臣誠驚誠感且愧且懼以此更不
敢用常辭瀆
聽而特以新舊病形昭昭在人耳目者一再爲
皇上申明之盖先是臣初發疏時患有怔忡徤
忘痿痺等疾雖是苦足不能趨
朝而尚幸口未絕粒循床臥起猶或勉支近
乃於前月望中
欽差將到之日忽然嘔泄大作食飲俱廢至於
迎
詔謝
恩俱不能拜跪成禮然猶日夜引領而望曰吾
皇庶幾其哀臣放臣再造此須臾之命乎比今
溫旨又下行人惲厥初當即詣臣榻前備宣
皇上惓惓至意言未畢口而見臣涕泗橫流氣
息不屬輒亦爲之唏噓嗚咽而止臣於此
時能更着一分之詐更圖一息之安否又

復能臥家而理
國事扶病而赴
嚴程否矧膝前有病子乳下有穉孫兩世单傳
朝不圖夕臣之衰頹及此榮遇情旣不忍
棄家而出勢又不能携家而行兩地憂懸
狼狽愈甚臣亦知疾痛不祥之事非所宜
瑣陳於
天地父母之前然使臣諱而不陳陳而不見信
則勢必將以一身累一家以一
皇上何負於臣而得報至此哉抑臣前疏有云
不獨爲身兼亦爲國言之似佞味之頗長
夫
皇上之召臣將以冀臣之用也而
內傳特旨出格駭聞之甚則臣之身不安臣之
身不安而天工爲之曠國體爲之傷非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也今之論者猥見尚書于
慎行葉向高與臣皆在遠蒙
召以爲事同一體不可爲一臣而兼綴三臣之

行殊不知臣之所處正與二臣不同二臣
新被
召命再辭而進或是事宜臣舊臣也如其可出
則必不辭其不可出則雖累辭至於再四
必不敢憚煩而止也乃臣竊屬耳近日言
官之論列多猜旁指摠未悉病臣心事或
謂臣特達受
知事體隆重必須得
皇上虛心委任與之更始臣乃可出此教臣以

去就要
君者也臣所不取又或謂臣安臥多年今日所
蒙大出夢想之外臣且驚而未必肯出此
疑臣以偃蹇要名者也臣亦不取臣之區
區獨有眞病眞情不欺一字明可告
君父私可質鬼神而至如
聖諭所云世道未平人情紛擾此則自在
皇心一念轉移間而非草野罷癃所敢任所及
謀已惟

皇上始終哀而允之臣不勝長號叩
天懇欵祈控之切
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還揆席抒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榮念如國
家何宜即日就道慎勿再以疾辭吏
謝
存問蒙
恩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
恩綸疊降涯分厚逾懇辭超廕以安愚衷事該
臣近爲辭
召未允再疏陳情聞會又接閏六月中邸報蒙
皇上將臣去年謝

恩原疏批發下部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臣之謬悠再厪
天問因自念病已中於膏肓
恩莫酬於埃露野人芹獻粗表葵誠乃不意積
月塵埋之牘尚存
御前匹夫道聽之言猥垂
宸奬重以賞及延世超授京銜而臣之愧甚矣
記得三年前臣曾遣孫男鳴虞齎謝第一

次
存問蒙
欽授中書舍人會其天沒不及爲之辭謝今日
所蒙又適介於辭
召辭官之間誠恐言語愈煩
天聽愈厭而此心終有不安者竊念臣弟元爵
幺麽孺子眇末諸生祗緣同堂骨肉之親
得承一介行李之乏分於他臣齒卑地賤
不敢輒有覬覦而乃今一旦辱登侍從之

班致身日月之際何緣何福可以堪承且
問其所以得此乃
恩授非廕授也乃爲齋疏而授非自已考中
而授也臣聞名器不可濫假大福不可屢
徼今身在辭
恩而反故聽子弟冐
恩初心之謂何家教之謂何用敢不待第二疏
下先陳愚欵以冀
聖慈之回聽愚衷之少安焉臣無任云云

三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三瀝病苦至誠吁祈
哀允以終
聖恩以保微命事該臣昨以蒙
恩召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還揆席抒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縈念如國
家何宜即日就道愼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欽此隨該吏部移咨到臣因而備宣
屢旨將臣去年所上謝
存問疏
特賜追發仍爲俯納瞽言褒其忠悃欽授臣從
弟元爵爲試中書舍人
殊榮異典駢集一朝
延賞推恩貤於兩世臣之忝冒至此本合另
本陳辭但以身受
恩知特達非常爲重則子弟之因臣受賞爲輕
除已飛書令其即日就官而臣代爲之望
闕遥謝外惟是萬苦切身有必不能強抑私
情畏罪中止者謹竭瀝至誠以祈
哀允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閨玉輦之籍而心反躭山林皐壤之

安時方會攀龍附鳳之緣而只但陳疾痛
顛連之苦若此者揔謂之欺於人爲驕蹇
於物爲鬼怪臣非喪心病狂不忍負
國自負至此也乃茲疏辭愈數
詔墨愈温若眞以匡時毗
主不可無臣則臣在
朝之薄力在野之微言已畧效於
上前飂風枝窮豈堪復用抑或疑臣之欺厭臣
之瀆故斷來章責以大義則臣知罪矣已
復三思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天地豈以草枯木朽而遂
廢栽培
皇上之於臣父母也父母豈以子哭兒啼而不
關痛癢且臣犬馬病痼已具前兩疏中而
目前最苦最急者眼盲足痿寸步難前血
耗精銷諸事不省晝則迎醫問藥汲汲如
狂夜則伏枕循床耿耿忘寐此自臣量年
量力萬不可强而非獨爲子孫縈念也乃

明詔切責之語老牛舐犢病鳥哀雛誠亦不能
忘情然以
國事家事權之輕重則有分矣而以公私緩
急論之時雖多事
聖政方新矧又有四臣在閣贊理臣之幺麼如
鳧鴈之集江湖不足爲多少而臣男之病
乃在安危旦暮之間臣之衰頹既無剔子
可任男之沉痼又非藥石可支若無臣男
豈復有臣身臣身既無又豈能報
國此實有生之至苦
聖念所必矜也乃近聞建言參政姜士昌從旁
爲臣熱中疑臣出而無補以爲臣言不行
臣終不可出此又墮臣疏中去就要君之
說臣之所不取也況士昌之意主於收錄
遺賢原與臣去年條奏語合而臣又自反
生平從無妬賢嫉能之事天知地知
皇上知之舉朝之君子亦或知之而士昌一人
之知不知又何論哉抑臣又惟人臣立身

遇主苟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一
人則外間千唾百罵呼馬呼牛何不可直
受乃新舊同官朱賡李廷機一聞人言相
與動色陳辨祗描寫得世途之窄揆地之
輕非所望於老成也臣言止此所乞憐於
皇上者亦止此嘗記得晉臣蔡謨以累辭召今
爲言官所劾坐免爲庶人豈以
君綱臣紀偏安霸代能持之而
堂堂天朝顧容得罷癉廢臣掉臂而逃任使矢
口而薄榮次邪臣言至此誠萬死甘之而
一身之出處與人言之毀譽俱所不顧矣
惟
皇上始終哀而免之臣不勝卹
恩負罪懇款激切之誠
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

奉

辭疏外密奏

原任大學士臣王　密
奏臣之辭疏已送通政司封
進竊謂疏既入封則必當先送藁而本司官
未必有與臣同心腹者也所有至深至密
之私語於
皇上有益而於外廷爲觸忤於臣心爲積誠而
於草疏中有不可直達者臣且日夜引領
以望犬馬病間得身赴

闕廷尸陳獻替乃今天不假緣形勢轉急度
必不能再出事
上耿耿遺忠若不以此時伸布則無日矣謹另
具密揭以
聞臣惟人臣之義以有犯無隱爲忠而以賣直
沽名爲罪方今內外章疏連篇累牘指陳
時政其果有犯而能無隱乎臣雖在遠每
竊觀邸報中惡言詈語揔斥
乘輿鬼泣神號遍傳都市甚而誣指清朝爲叔
季逆決危亂於崇朝
皇上但以禽獸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爲我之
量大正不煩言彼之氣衰久當自定而不
知此輩方將恃
皇上之不瞋不喜因得行此賣直沽名之計將
來其氣愈盛其言愈長囂凌詬誶之禍又
有甚於今日者臣聞之曰主辱臣死又曰
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今
皇上之辱甚矣小臣之無禮極矣臣身未立朝

夙叨心膂得不爲
皇上三思免辱之圖以庶幾於鷹鸇之一擊乎
然而事有大難者夫
君父至尊必須自立於一毫無過之地然後令
出惟行法行知畏而
皇上特不忍宮庭咫尺之好以招喧呶之口今
若不大加改革一番而徒加罪言者則彼
將腹誹而議曰我以爲忠也又將挾妖黨
之流言曰我以憂亂也至此而
威不可得加
聖口不能與辨此臣之所謂大難也以臣愚計
之降魔蕩妖只在須臾絕訛止謗非假威
力且聞
皇上先此曾謬譽臣清矣而臣非能清也止以
起自田家所求不過一飽一煖而及其遇
主知食官俸並於一飽一煖之外無所增加而
臣以此益悟金銀財寶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毫於此身無益而反足爲累此盖匹夫

之淺見不足聞於
聖耳而以小推大理自同然夫
皇上雖曰尊同天地而朝夕所需豈能過此一
飽一煖今積藏
禁帑委之無用而徒令討臣日夜憂貧貪吏
因而藉口頗聞各邊軍餉亦以積欠嗷嗷
日謀揭竿稱亂者此非好消息也何不先
其未發幡然
降旨盡除關稅
召還內差仍稍稍斥散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
之不足而天下豈有不歡呼踴躍以頌
聖德者匹夫孺子此時若再有後言三尺具在
何法之不可行至於寢閣
御前章奏尤屬無謂尤爲易處夫
萬幾雖冗豈爭此片時繙閱之勞積案雖多亦
自有擬票承行之吏乃至十疏九格以資
群小猖狂之口以蒙萬世不白之誚豈不
可嘆豈不可惜夫臣之所嘆惜者

留中之章奏也而章奏之中亦自有緩有急且
如九卿庶官之推補無一事可緩而九卿
之中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之中又
以六科十三道爲最急部院缺正官而以
卿貳署其事彼既以傳舍自處而人亦以
代庖越俎狎而玩之其於黜陟進退之間
精神安得盡展布事權安得不掣肘悠悠
道路猥見
皇上久虛此缺羣猜亂伺以爲
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了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
可嘆可惜之甚者也科道官喜拾風聞妄
言顛倒誠亦有之
皇上所以屢格考選之疏不過欲裁抑此輩以
清耳目以鎮囂狂耳然而正不知考選久
停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未
命下之人而見在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
勢不得不槩從始息以備各差之用於是
考察降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

官方將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陞如泰山之不可動搖矣言語意氣轉覺飛揚睥睨睢盱絕無疑阻然則與其故意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事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則臣之私論明開言路陰散狂黨爲今日攬權最上着也此外則又有建言爲事

欽遣之人紀錄收用頗亦爲時情所急曾經臣累疏勸行者

皇上誠一旦下部令其分別才品以需漸用如此人情無不可收物望無不可慰何至以堂堂

萬乘之尊而陰受匹夫之侮汪汪千頃之量而反招拒諫之名乎臣言至此誠忠誠赤誠見

皇上事事堯舜而獨此一節極易處之事橫遭口語臣實不甘爲此密切具揭期於至誠感動

風雷之下萬口盡塞臣雖永廢豈不勝三徵七
辟之榮哉
皇上倘默鑒臣忠斷在必行則必須先期
放臣盡泯
知臣
眷臣之迹使天下知其言不出於臣善皆歸於
上而臣之願畢矣記得先年在閣時每遇此等
密揭常手自作書今竟苦病眊絕筆而男
衡又病不能爲之代書只得令幼孫時敏
未成文理之兒謄寫而臣親自緘封以付
家人王勉隨便附
進外不使通政司官知內不使在閣同官知庶
亦見遠臣不要名不漏言之意耳至於臣
辭
恩之疏雖係露章但恐
一下閣臣擬票不免爲同官避嫌一體報格今
皇上親批親允免傳閣票使病臣死生出處一

切歸命於
上尤臣之大願也臨揭非向叩頭涕泣不知所
云
僕最不喜宣傳諫草平生未嘗刻一字雖
先正如楊文忠徐文貞皆有之而僕不敢
效也乃近聞省中有言僕曾刻諫草不知
何據惟是一揭業已被人指目曾經告過
皇上遍送各衙門恐日後久遠仍有揑妄混真
理外頒害者昔鄒浩諫立劉賢妃而焚其
疏草後人遂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辨至及
于禍故不敢不刻耳

戊申十二月三日錫爵識